

把暑假的自由還給孩子

徐海娜



很快就要放暑假了，許多小朋友都很興奮，但是也總是有一些小朋友高興不起來，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的暑假。去年的暑假來臨之前，香港一間標榜地獄式補習的課外學習機構着實火了一把，家長為了能報上名，不惜耗費一個通宵去排隊，真希望今年類似的一幕不要再上演。

暑假成爲一種既定的制度，要感謝美國的一位偉人Horace Mann，也就是著名的「美國公立學校之父」。暑假制度推行的初衷就是要將學生從過長時間的學習造成的壓力下釋放出來，當時得到了許多教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支持，從十九世紀開始漸漸地在世界上流行起來。暑假即將來臨，小朋友們都很開心，因為放假意味着不用起早貪黑地上學和做功課，意味着自由。但是想不到的是，他們期盼了一個學期的自由並不是真的自由。

有個很可愛但學習成績平平的小女孩，只有暑假的第一周和最後一周是她可以玩的時間，其他時間全部要在補習社度過。因爲她的父母信奉「假期不是用來休息的，而是用來超越的」。只可惜她上小學三年來，越補似乎成績越差，父母就越不敢放棄補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個惡性循環，孩子的生活被補習蠶食，根本就對學習提不起真正的興趣來了，這真是「愛之深，毀之重」啊！

這樣對比起來，還是去遊學、去夏令營好很多。但是問題在於，無論是遊學還是夏令營，日常作息和行程都是安排好了的，孩子們並不擁有對自己每日生活的自主權，更談不上什麼自由。然而暑假最重要的功能無非就是給孩子們自由，讓孩子們逃離總是被規管的生活，讓孩子們喘一口氣、歇一歇，以便有更大的動力和更好的精力投入到未來的學習中。爲什麼說孩子們的自由選擇很重要呢？因爲一個人只有培養出自覺、自律的能力，培養出內心對進步的渴望，才能在學習的漫漫征途上走得更遠一些。

許多父母都抱怨現在的孩子們自理能力低，以爲一送到夏令營就能學

會自理。還有的父母認爲孩子的獨立性不足，所以不如送去遊學，既可鍛煉獨立性又能見世面。但是我只能說，我們這些做父母所想的都很美，然而現實卻沒有那麼美。夏令營回來的孩子仍然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遊學回來的孩子，除了增加炫耀的談資外，思維方式也沒有怎麼變，也看不到培養出了什麼國際視野和獨立性。那麼是這些補習班、夏令營、遊學團錯了嗎？不是，無論什麼形式度暑假，想要真正從中得益的前提是：孩子願意，出於孩子的自由選擇。

十八世紀，西方自然主義教育思想興起，持此種觀點的教育學家們認爲，教育也是一種自然現象，在教育活動中應該盡量減少人爲的干預。盧梭也推崇在教育中，將順從社會的、人爲的原則改變爲順應自然的原則。福祿貝爾則進一步提出，要保障兒童天賦能力的增長，必須確認兒童的自由。蒙特梭利則認爲，兒童自由不是放任成長，而是要細心地輔導和引導兒童做好自我的管理和控制，她反對給予兒童強硬的命令，也反對獎懲的運用，目標是令兒童實現自主和自律的自由。現在，世界各國的教育學家普遍認爲，兒童的自由和權利對於他們的成長至關重要。

是的，我很認同這些教育學家的看法。我認爲，孩子們在自由中才能真正學會自覺和自律。如果是一個孩子自發的想要去遊學，自己選擇了想要去的地方，然後想辦法說服父母來支持自己的選擇的話，他就會格外珍惜這次遊學的機會，從而不需要大人督促，也會像一塊海綿一樣努力吸取遊學能帶來的一切好處，這個過程就是學習的自覺慢慢形成的過程。如果一個孩子自發地覺得自己需要在假期拿出一部分時間來補習，他也會去計算怎樣有效率地利用時間，學習和玩耍都不耽誤，這個過程也是學習自我管理的过程。

所以在暑假開始前，我們不妨再想想暑假制度的初衷吧。想要將自己孩子的生活全都掌握起來的父母，就不要抱怨子女不獨立；總是安排密密麻麻學習活動的父母，就不要抱怨孩子沒有學習的主動性。把暑假的自由還給孩子們吧，只有自由，才能讓一個人學會自律和自覺。

曠達陶淵明

顧農



魯迅對中國文壇曾經有過一個基本的分析，說是「凡有弄弄筆墨的人們，他先前總有一點憑藉：不是祖遺的正在少下去的錢，就是父積的正宗多起來的錢。要不然，他就無緣讀書寫字。」所以這文壇，從陰暗這方面看起來，暫時大約還要被兩大類子弟，就是「破落戶」和「暴發戶」所佔據。」由於文化積累需要相當的時間，所以中國文壇上的作家「首先選得求之於破落戶中」（《且介亭雜文二集·文壇三戶》）。

從古代的情況來看，這一有趣的估計也是大有道理的，例如中古時代最偉大的詩人陶淵明，就是一個典型的破落戶子弟。

陶淵明的曾祖陶侃（字士行）是東晉大司馬，到他祖父陶茂，則只是郡守一類官員，他的父親歷史書上未記其名，地位肯定更低。如果畫一個示意圖，一道斜線一直往下行。

古代的士人，總要在不太遠的世系上有人獲得相當高的政治地位並能在後輩的幾代人中維持住這種地位，家族和本人又具有相當高的文化修養，才有資格列於世族之林。在陶侃的後代中，陶淵明這一支爲小宗，到他這一代尤有破落之勢，他的感情當然還完全是世族式的，所以頗多破落戶的感慨，集中地見之於《贈長沙公》詩，又見之於《命子》詩——當陶淵明的長子儼（字求思）出生時，陶淵明歷敘自家祖先顯赫的歷史，嘆息自己這一輩的衰落，希望兒子以聖賢爲榜樣，長大以後光大門楣，詩中純然一派破落世族的大門。

《命子》詩凡十章，陶淵明覺得自己不如祖先：「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希望兒子長大成才：「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但他也不想勉強下一代：「福不虛

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才力。爾之不才，亦已焉哉。」這是他的曠達之處，也是他的高明之處。

「爾之不才，亦已焉哉。」這話看來也並非專對他兒子說的，首先他就不勉強自己，剛過四十歲就從官場上退下來，回到老家鄉下去隱居。肯這樣做的人不多，在陶淵明的前後，曾經有幾位大作家，也都是出身名門而到自已這一代破落下來的，這就是西晉初年的陸機、陸雲和東晉末年的謝靈運，這三位才華不在陶淵明之下，但不肯曠達，背着一個沉重的家族包袱在官場裏打拚，終至死於非命。

陸機、陸雲的祖父陸遜爲孫吳的著名將領，因爲斬獲劉備手下首席大將關羽，奪得荊州而名聲大噪，封華亭侯。黃武元年以大都督身份領兵抗拒舉國來攻的劉備，大破劉兵，又曾取得對魏作戰的勝利，於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赤烏七年任丞相，升到了人臣的頂點。二陸的父親陸抗亦爲東吳名將，屢建戰功，最後升遷至大司馬、荊州牧，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是孫吳在西線方面的最高軍政長官。可是後來吳被晉滅掉了，二陸成了所謂「亡國之餘」，他們跑到西晉的首都洛陽去，拼命奮鬥，終於失敗，被殺。曾經有人勸他們回江南老家去，他們不肯，陸機尤其不肯退讓。

比陶淵明略晚一點的謝靈運也是出身於顯赫的名門，他是東晉名臣謝玄的孫子，謝混的堂侄，謝玄在淝水之戰中立過大功，封康樂公；他的這個爵位由兒子謝琰、孫子謝靈運襲封。但不久以後東晉被劉宋取代了，謝靈運背着一個沉重的家族包袱在這個新的王朝裏打拚，終於失敗，被殺。他如果肯退讓一點，是不至於如此悲慘的。

陶淵明的高處是雖出身於高門而不肯包袱，他可進可退，並且在根本上希望過一種灑灑自由的生活而不去計較名利，終於成了「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活到六十多歲，得以終其天年。

海膽養殖場即開即食

鄭家豪



假日往西貢郊遊，到海邊碼頭，如果你嗜食海鮮，而且無海膽不歡，一定會被一幅廣告海報吸引，上面幾個大字：「海膽養殖場」，另一幅更馬上挑起食欲，大字寫着：「即開即食」！刹那間海膽美味湧上嘴巴，接下來要找出養殖場在什麼地方，怎樣去到，巴不得馬上吃到從水中撈起的海膽。

香港出現養海膽，是不大不小的新聞。一些朋友樂於去日本，大半爲了食海膽，在沿海岸的漁區，找一家海鮮店好好地吃一餐海膽美食，近年核事故影響水質，可要謹慎考量，於是轉去台灣，台灣的海膽不差。但西貢碼頭幾個廣告大字告訴你，用不着去日本、台灣，這裏會使你得到滿足。

在西貢碼頭，有開往海膽養殖場的專船，問在什麼地方，答在糧船灣的東丫村，環境幽美，水清沙幼，兩公里範圍，飼養了幾萬隻海膽，歡迎品嚐海膽刺身，讓你即開即食。

坐上吃海膽專船，離開碼頭向糧船灣淡水庫方向行駛，約四十五分鐘至一小時，看

到水庫大壩，隨即抵東丫村登岸，「海膽養殖場」大字又再出現。這家養殖場，全港唯一，場主與哥原是漁民，在村頭開小土多，賣些麵包餅食、汽水香煙，舖面擺兩盆游水海鮮，閒時去海邊撈些海膽一併擺賣，沒想到十數隻海膽吸引力大，吃的人越來越多，台灣人養海膽是一盤生意，這盤生意香港可以做，興哥就這樣開始經營他的養殖場，成爲擁有數以萬計海膽及以海膽爲主題的海鮮酒家的主人。

遊客在養殖場酒家，落單吃刺身，半打一打任選，即時從水中撈起，拿到食客面前看看全身刺的海膽，有興趣的拿起來拍照，酒家員工提醒小心刺傷指頭。員工熟練地將海膽打開，用已過濾的清水沖一下，再交給食客大快朵頤，暢快極了。一枚海膽價錢三十元，比日本、台灣便宜得多。

另外亦設有海膽套餐，八道菜，十位計，每位費用約三百八十元。菜式如下：

海膽刺身每人一隻／海膽蒸蛋白／海膽紫菜春卷／海膽炒飯／白灼蝦／果皮蒸鮑魚／椒鹽大鮮魷／油茶／水果。

參觀養殖場與品嚐海膽，還可加插釣墨魚，是連環扣的節目，嘗海膽墨魚套餐，四式必備海膽食譜之外，其他菜式有蒸石斑魚

／炒蜆／生炒骨／白灼蝦，十位起，每人消費三百六十元。

乘船出海參觀海膽養殖場，然後在酒家享用美食，作爲一項旅遊節目，日本、台灣早已爲之，旅遊宣傳廣爲推介，香港不乏條件發展。興哥本是東丫村的村民，勇於嘗試，打出名堂，使人佩服，他過了不少技術難關。海膽這東西渾身是刺，進行人工繁殖怎辨雌雄？海膽發育期四至六個月，生育腺變橘紅色，至九個月進入成熟，十至十二個月產卵，體外受精，卵子精子排放水中，然後孵化，此一時水溫須保持十四至十七度，二十八天後成幼膽，放在海中箱網飼養，最適合生長的水溫爲二十至二十八度，三年才有收成。

港人喜吃海膽，日式餐廳的海膽壽司、海膽刺身、海膽沙律受年輕食客歡迎，這東西含有豐富荷爾蒙、維生素AD、脂肪、蛋白質、鈣與磷，有補腎之效，清代食譜用海膽膏製作雲丹，列宴席佳餚。《本草原始》記載，海膽殼可治心痛及消腫。

小小一枚海膽，可以爲日本、台灣帶來旅遊收益，興哥的養殖場孤軍奮戰，兵微將寡，什麼時候才成行成市，在香港發展爲新興行業？

《山河無盡》山川與神祇同在

胡艷麗



加里·斯奈德是二十世紀美國著名的行吟詩人、散文家、翻譯家、禪宗信徒、環保主義者、也是「垮掉派」碩果僅存的詩人。他早年翻譯中國唐代詩人寒山的作品，在美國產生巨大影響。他是極少數能將現代生活與古老的山川大地、無上的神明融合在一起的詩行者，被譽爲「深層生態學桂冠詩人」。

《山河無盡》是集斯奈德四十年心血的詩歌大成之作，幾乎每創作一首詩，平均都要耗去一年的時光。那些看似妙筆天成的文字，實則字字都經反覆推敲而來；而那層層疊疊的意象，均是經過思想的洗禮淬煉，一步步建構而成。在詩中，關於時間、空間、行走、精神，以及關於人與自然、城市、鄉村、神靈的關係層層鋪展。

本書開篇的一首詩《溪山無盡》，爲中國畫《宋人溪山無盡圖》的語言再創造。他用詩意將畫中九曲迴環，流淌不息的山水之美，予以重現昇華，用文字延展流動的風景圖卷，令今古相接、中外相銜，以文字之美消弭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以及歷史時空差異。詩的餘韻不絕，而「溪流遠處青山環繞，沼澤之地垂柳依依，寧靜山谷，綿延至內陸。遊船早已飄然駛出紙面」，駛入人心，駛入一片空明之處。

斯奈德的文筆，有着如神般的光韻，各路神仙不期然就會降落在詩句中，形象、生動，栩栩如生，「他背着『空』，他帶着『唯識』，駝背笛手，科科佩拉，他的駝背是個背包」。追隨斯奈德的腳步《繞行塔瑪佩斯山》，聽他與山峯的交流，看他將山泉化成《般若心經》，與濕婆、大悲心陀羅尼、度母曼怛羅不期而遇，在迴環往復的山水相連中，感悟山川靈性，萬物生機。

我喜歡這些或陌生或熟悉的神，他們的存在撐開了我們想像的空間，撐開了一個無限神秘的廣域精神世界。那裏有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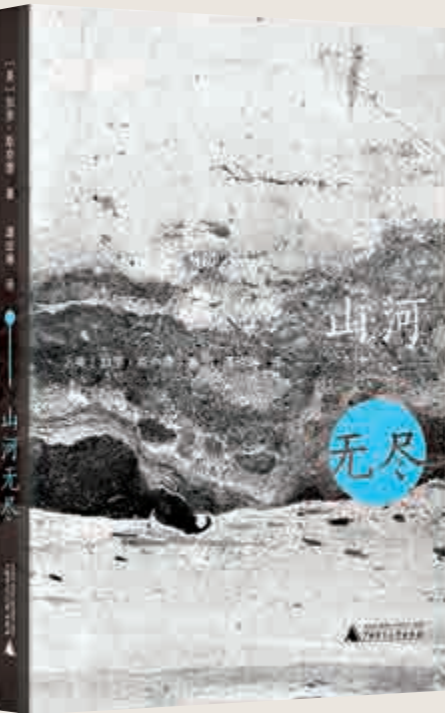
的佛教、有日本的能劇、有中國的傳說，這種多角度、多領域取材，融鑄於詩歌一體的寫法，爲詩文平添了神秘幽遠的氣息。跨越時間和文化，我們要想完全讀懂詩中的明喻、暗喻，無疑是艱難而辛苦的，但詩歌第一層音韻的美感、文字的美感、景象的美感已經躍然紙上，牽引着我們在詩海佛國中跋涉，向着精神和信仰的至高之境進發。

「雷雨雲閃現天空，深藍靑色的克利須那神，躍上彩虹，降落雨滴，熠熠生輝，每一滴雨——好似小人斜滑而下：一如珍珠裏踟躕而坐的小菩薩——成千上萬的草籽菩薩搖曳同舞，齊聚在大地上。」我喜歡這樣小小的、奇妙的萬佛盛會，它令天地變得聖潔、悠遠，令人對「渺小」的生命生出敬畏。

天地間一草一葉皆是菩提，而人亦應是佛的化身，而此時「我正背什麼呢？這個包袱是什麼？是誰滾落於紅塵外，昏睡在廣袤大地上？」人本應是最近佛、最接近神明的物種，然而滾滾紅塵中，又似乎我們離佛最遙遠，是自然的殺手，天地間的破壞者。

斯奈德的詩中既有寒山子的狂放，也有杜甫般的悲憫，在詩性勃發之際，那些人間疾苦徜徉於詩作之中。一隻被害死的小鳥、一位行商無望的老漢、一個生活無依的游子，以及一片荒蕪的生活，都從未遠離，當現世的苦與精神的空，以及自然曠古的美，接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別樣真實又常常被我們忽視、忘卻的人間。斯奈德用神明爲我們的心靈療傷，只是此時在利欲薰心的世界裏，各國神明均已萎落，我們要用靈性幫助他們復活，重歸山川大地，重歸人間。

「走進街道的地下世界，地鐵停靠啓運間，鋼軌發出刺耳聲，風吹過漆黑的隧道，吹皺了那張蜘蛛網、那些真菌、那片青苔」。斯奈德是世界上少有的能讓現代的建築、生活，與原始的蒼蒼、渾沌渾然一體的人。他輕輕搖動筆桿，生活中的各種隱而不宣的疼痛就被奔跑着列隊潛入



▲《山河無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今年五月出版 作者供圖

詩行，互相唱和着、呼應着，此處如彼處的回聲，彼處如此處的投影，在《集市》中這種迴環往復的寫法，達到了極致。

斯奈德創作的終極目標是「從詩性智慧的層面來解讀社會、生態和語言三者的共界面」，他在詩中呈現着他的身體之旅、文化之旅及精神之行，而行至千里，山水相連，一切再度回到山水無盡的浩淼意象之中。

詩中永遠不會書寫現實的答案，神明隱在字裏，隱在人的思想裏，隱在曠野裏，一如那無數隨風搖曳的草籽菩薩。當山水成爲斯奈德詩歌中荒野大地的外衣，而內在的精神世界構築起詩之骨，靈魂的振動回響成爲詩之韻，我們在走走，行中行，在無盡山河中感悟神明永恆的存在。

候機讀書

嚴陽



這些年我經常在國內旅遊，在各地機場的候機室、火車站與汽車站的候車室乃至餐館、酒店等地方，我發現候機、候車、候餐的絕大多數人，都喜歡埋下頭來玩手機——玩遊戲，或瀏覽體育或娛樂資訊等，而早先年的讀書看報的鏡頭極難看到。不過，近日我在網上看到這樣的一幕：一群在泰國清邁機場候機室的日本學生等飛機時不是拿手機出來玩，而是人手一本書。

從相關照片上看，這群日本學生的年齡應該與我們內地的中學生相近。他們中有人坐在椅子上、有些人就坐在地板上。雖然坐姿不同，但他們如同是在上閱讀課一樣，所有人都在埋頭讀書。

這簡直讓人不敢想像。我是一個做教師的，我深深知道今天我們的中學生對手機迷戀的程度未必在成年人之下，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因爲難敵手機的誘惑，即便是在上課

時間也會偷偷地玩手機。而這些日本學生即便是在候機的非課堂學習時間，居然還在看書！雖然我不知道這些書屬於什麼書，但有一點幾乎是可以肯定的，這些不太可能是垃圾讀物，而更可能是有趣、有用的書，對於他們的學習與成長有積極意義的書。

而比起他們不玩手机專心讀書，我更欣賞的則是日本的學校和家庭對學生和子女良好的行爲習慣，包括學習習慣和生活習慣的重視和培養。可以想像的是，日本的老師和家長在這方面付出過太多的心血，但也收穫了預期的結果。

這讓我不禁聯想起另一件事：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我的家鄉的政府招待所前，我曾經看到一班小學生模樣的孩子，大清早席地而坐，伴隨着錄音機裏的音樂，非常認真也非常整齊地在做類似於我們的保健或者廣播體操一樣的健身操。這些日本小學生無疑與今天在泰國清邁機場候機室裏讀書的日本學生，應該都是借暑假「旅遊修學」的。因此，在感嘆日本的孩子真正實踐了

我們的祖宗宣導的「行萬里路，破萬卷書」的理念，以及他們的自律意識如此之強的同時，我又對日本的學校教育幾十年一貫高度重視學生良好的行爲習慣的培養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感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注意到這樣一個情況：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很多年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得獎者中，都有日本科學家的身影。這情況，我以為我們不該忘記日本的學校教育的貢獻，儘管說我們對日本的學校教育的了解相當有限，但從日本的學生出國旅遊，即便在候機室等待登機的有限時間裏依然不忘讀書，每天早上不忘做早操等鏡頭，至少可以發現一些值得中國學校教育學習的東西。假如我們真的把對方視爲競爭對手的話，我以為不妨從學習對方某些值得學習的東西開始，就如同歷史上某些朝代日本曾經向中國偷師一樣。

諸如候機讀書一類做法，什麼時候也能夠成爲中國學生的一種習慣呢？我十分期待着這一天。